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 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普里什文面面观

ASPECTS OF PRISHVIN AND HIS WORKS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普里什文面面观

ASPECTS OF PRISHVIN AND HIS WORKS

刘文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里什文面面观/刘文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161-0575-7

I. ①普… II. ①刘… III. ①普里什 (1873 ~ 1954) —文学
创作研究 IV. ①I512.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1891 号

普里什文面面观 刘文飞著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刘 娟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64073831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 - 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56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目 录

第一编 普里什文的文学道路	(1)
赫鲁晓沃庄园	(1)
叶列茨中学	(2)
秋明和里加	(7)
初恋	(8)
克林的农艺师	(11)
“文学短工”	(15)
“伟大的牧神”	(17)
革命前后	(20)
“文学沉默期”	(26)
重返文坛	(29)
别连捷伊王国	(32)
谢尔吉耶夫镇	(34)
30 年代	(35)
黄昏恋	(41)
乌索里耶	(45)
杜尼诺	(47)
第二编 普里什文作品论	(52)
《鸟儿不惊的地方》	(52)
《跟随魔力面包》	(54)
《恶老头的锁链》	(56)
《猎取幸福》和《我的随笔》	(61)
《鹤乡》	(65)

《大自然的日历》·····	(69)
《林中水滴》·····	(75)
《人参》·····	(77)
《灰猫头鹰》·····	(80)
《赤裸的春天》·····	(82)
《我们俩》·····	(86)
《太阳的宝库》·····	(90)
《国家大道》·····	(95)
《大地的眼睛》·····	(97)

第三编 普里什文创作诸题 ····· (103)

普里什文与俄国北方 ·····	(103)
普里什文与狩猎问题 ·····	(106)
普里什文与俄国文学传统 ·····	(111)
普里什文与高尔基 ·····	(115)
“亲人般的关注” ·····	(121)
“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 ·····	(126)
普里什文的日记 ·····	(129)
普里什文的风格 ·····	(134)
普里什文的“第三条路” ·····	(136)
普里什文的“宗教” ·····	(140)
“自然”与“人” ·····	(142)
生态文学的先驱 ·····	(145)
作为思想家的普里什文 ·····	(148)

附录一 普里什文研究文献选译 ····· (155)

伟大的牧神(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	(155)
米·米·普里什文(亚·列米佐夫)·····	(180)
普里什文(德·斯·米爾斯基)·····	(183)
致《文学报》编辑部的信(马·高尔基)·····	(185)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	(187)
猎取幸福(普里什文)·····	(197)

我的随笔(普里什文)	(212)
保护自然(普里什文)	(217)
 附录二 普里什文生平和创作年表	 (223)
 附录三 普里什文作品暨研究资料目录	 (229)

第一编

普里什文的文学道路

赫鲁晓沃庄园

关于自己的出生时间和地点，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曾这样写道：

我于1873年旧历1月23日^①生于奥廖尔省叶列茨县索洛维约夫乡赫鲁晓沃村，在这个时节，大地上的光线逐渐增多，各种长毛的野兽也开始举行婚礼。

赫鲁晓沃是一个不大的村子，房子都是草屋顶和泥地平。村旁是一幢地主的庄园，一道不高的坝子将这座庄园与村子隔开，宅子旁是一座教堂，教堂旁是“神父屋”，里面住着神父、助祭和诵经士。

出生在赫鲁晓沃草顶屋子里的人是一种命运，出生在神父屋里的人是另一种命运，而出生在庄园里的人则是第三种命运。

普里什文享有的就是“第三种命运”。米哈伊尔·普里什文的父亲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普里什文（？—1880）出身商人家庭，他所拥有的赫鲁晓沃庄园面积达两百俄亩，但父亲过的是一种“不安分的生活”（普里什文语），一生充满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养马，种花，打猎，酿酒，玩牌，无所不为，却又一事无成，后因赌博而倾家荡产，很早去世，把妻子和五个孩子留在贫困中，当时，米哈伊尔·普里什文才七岁。

米哈伊尔·普里什文的母亲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普里什文娜（未

^① 新历为2月4日。

出嫁前姓“伊格纳托娃”，1842—1914）是一个坚强、能干的女性，她生在一个面粉商人家庭，19岁时嫁给米哈伊尔·普里什文的父亲。据米哈伊尔·普里什文后来回忆，母亲并不爱父亲。“我的母亲不爱我的父亲，但是当然，像所有人一样，在遇到一个新对象的时候，她也试图去爱，假设在他身上能够实现她的爱情。这种尝试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于是，伴随着这种最丰富的贫乏，即在每一个对象中找到其爱情的可能性，我降生了。”^①丈夫去世后，米哈伊尔·普里什文的母亲守寡40年，为了赎回自家的庄园、养活子女并为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她含辛茹苦，终日操劳。普里什文对母亲很有感情，在晚年的日记中还常常写到母亲，写到梦中与母亲的相见。米哈伊尔·普里什文的夫人后来在谈到双亲对普里什文的影响时写道：“如果说，未来的作家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幻想的热衷，那么，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则是对工作的责任感。”^②

赫鲁晓沃庄园所处的奥廖尔省，和临近的梁赞、图拉一样均为俄国的腹地，它们同时也是俄国文学的“福地”，若以赫鲁晓沃为圆心，以几百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这方圆几百公里的土地上竟诞生出了十几位俄国文学大家，如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列斯科夫、柯尔卓夫、丘特切夫、费特、阿·康·托尔斯泰、布宁、叶赛宁、波隆斯基、安德烈耶夫、普拉东诺夫、罗扎诺夫、扎米亚京、诺索夫、巴赫金等，其中，布宁还是普里什文的叶列茨县“老乡”，罗扎诺夫是普里什文在叶列茨中学的老师，这构成了俄国文学中一个饶有兴味的“文学地理学”话题。

叶列茨中学

1883年，10岁的普里什文被送进叶列茨中学。在中学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对普里什文后来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885年^③，普里什文和另外三个同学一起逃离家庭和学校，去寻找他

① 普里什文娜：《通向语词之路》，俄文版，莫斯科，1984年，第13—14页。

② 《普里什文八卷集》第1卷，俄文版，莫斯科，1982—1986年，第9页。

③ 关于这次“出走”发生的年代有多种不同说法，普里什文自己称是在1883年，《普里什文八卷集》第6卷中的“普里什文年表”称是在1884年，普里什文的夫人在《通向语词之路》中称是在1886年，《普里什文传》的作者瓦拉莫夫经过考证确定此事发生在1885年（见瓦拉莫夫：《普里什文传》，俄文版，莫斯科，2008年，第25页）。

们想象中的童话国度——“亚洲的金山国”。在后来的作品《跟随魔力面包》中，置身于阿尔汉格尔斯克白夜中的普里什文，又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自己年少时的那次出走：

无名之国，无疆之国！

这就是我们这些野孩子渴望逃往的地方。由于无知，我们时而称之为亚洲，时而称之为非洲，时而又称之为美洲。但那个地方没有边界，就始自透过教室的窗户可以看见的那片森林，我们逃向了那里。

长时间的游荡之后，我们被抓了回来，被当作森林中的小流浪汉给关了起来。大人们惩罚我们，嘲笑我们，竭力证明，并要我们相信，没有这样的国度。但在这古松环绕的石头墙边……我无限悲哀地感觉到，大错特错的正是那些成年人。

少年们寻找的国度的确存在，只不过，那是一个无名之国，无疆之国。^①

这样的夜真让人难以入眠……实在睡不着……我回忆起我们小时候，把书包挂在公园的树丛里，划着一只小船顺河漂向那个未知的美丽国度。

这个国度怎么称呼来着？我竭力地回想。我们称之为美洲，有时又称之为亚洲，澳洲……这是一个无疆之国，无名之国，至今它仍为那些似乎应当被我们战胜的野蛮人所占据，为那些或善或恶的各类动物和长着绿色阔叶的各类植物所占据……^②

后来，普里什文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反复复地提起这一事件，并认为这是他平生第一个追求理想的自发举动，而他后来毕生的创作，其实也就是这次“出走”的延续。但实际上，普里什文后来对他少年时期这次逃亡的解读，多少带有一些“美化”色彩。他的出走，当然源于他的幻想，但也与他因为学习成绩很差而在学校里受到的歧视不无关系。普里什文曾两次留级，到后来，小他三岁的弟弟都与他同班，成绩比他还好，这让普

① 《普里什文八卷集》第1卷，俄文版，第252页。

② 同上书，第291—292页。

里什文感到很没面子，这无疑也是促使他逃离学校的原因之一。普里什文被抓回来后写了这样一份检讨：

今年夏天莫斯科第三武备学校士官生赫鲁晓夫回我们村看他母亲。赫鲁晓夫对我说，他们武备学校有两个士官生逃走了，又被送了回来。我进城后把这个消息讲给切尔托夫听。切尔托夫说，那两个士官生是笨蛋，不会逃跑。一个星期后，切尔托夫在课间休息时要我、基尔曼、戈洛费耶夫和他一起逃走，他说，这很好玩，能逃走，不会被抓回来，他还说，他什么都准备好了，有钱，有枪，什么都有；他说，我们和移民一起走，后来又说，我们划船从索斯纳河到顿河，再从顿河到亚速海，沿着海岸走。^①

在这后面，还有关于出逃和被抓之过程的详细叙述，最后的落款为“叶列茨中学二年级学生米哈伊尔·普里什文”。少年普里什文这段诚实、细致的“坦白”让我们很感兴趣，因为这可能是普里什文保存下来的最早文字。

普里什文关于其出走的“美化”还表现在他的另一个说法上，即后来的著名作家瓦西里·罗扎诺夫（1856—1919）对他的卫护：

我是在叶列茨中学读一年级时遇见他（指罗扎诺夫。——引者按）的，他是我们的地理老师。这个红头发的人面色红润，满口黑色的蛀牙，他坐在讲台上，有节奏地抖动双腿，弄得讲台也跟着抖动。他一脸病容，不讲道理，让低年级的学生很反感，但据高年级学生、据八年级同学称，罗扎诺夫很有学问，很有天赋，这些传闻缓和了我们对眼前的罗扎诺夫那种孩子气的反感。顺便说一句，后来成了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谢·尼·布尔加科夫，当时就是八年级的学生。

我和他（指罗扎诺夫。——引者按）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1883年。我像那时的许多中学生一样，希望逃离拉丁语课程，逃往“亚洲”。我划着一条小船沿着索斯纳河顺流而下，驶向一个未知国度，

^① 《回忆米哈伊尔·普里什文》，俄文版，莫斯科，1991年，第20页。

当然，我的命运也和所有逃跑者一样：当时非常有名的县警察局长、擒拿盗马贼的好手 H. П. 克鲁普金在离叶列茨城 30 俄里远的地方抓住了我。同学们的嘲笑声无休无止：“他们想去亚洲，却来到了一所中学。”我记得，罗扎诺夫很快就镇住了这些对我的幻想进行嘲笑而无赖，他对师生们说，这样的出走不是一般的蠢事，恰恰相反，这是这个男孩灵魂深处特别崇高的生活之体现。我始终对罗扎诺夫心存感激，感激他在当时对于我非同寻常的大胆卫护。^①

按照《普里什文传》作者瓦尔拉莫夫的考证，罗扎诺夫 1887 年才来到叶列茨中学任教^②，因此，普里什文所言的这次“卫护”完全是虚构的。但是，罗扎诺夫曾是普里什文的地理老师，两人有过交往，甚至冲突，这却千真万确。1889 年，四年级学生普里什文在地理课上公开顶撞罗扎诺夫，据普里什文当年的同学、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卫生人民委员（相当于卫生部长）的谢马什科（1874—1949）回忆，在一堂地理课上，普里什文突然站起身来，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对罗扎诺夫喊道：“您听着，山羊！如果您再继续跟我过不去，我就揍烂您的脸！”^③罗扎诺夫听后立即离开教室，然后给校方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明确表示：“要么他走人，要么我离开。”校方召开会议，除一位老师外，与会者一致同意开除普里什文。其实，罗扎诺夫原本非常赏识普里什文，曾在课堂上多次表扬普里什文，据罗扎诺夫当时在给友人的信中称，他坚决主张开除普里什文，是因为实在看不惯后者在学校里那种纨绔子弟的做派。不过没想到，罗扎诺夫的这一举动却给普里什文之后的命运带来了某种“正面”影响，普里什文自己后来说，他在中学的被除名和他在巴黎的初恋，是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失败”，它们对他而言成了某种持续不断的刺激和激励，成了某种独特的动力。

罗扎诺夫对普里什文的影响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即文学写作。罗扎诺夫对宗教哲学的兴趣，对人与自然之间深刻关系的探究，甚至连罗扎诺

① 普里什文娜：《通向语词之路》，俄文版，第 43 页。

② 瓦尔拉莫夫：《普里什文传》，俄文版，第 25 页。

③ 《奥廖尔真理报》，1973 年 1 月 26 日。转引自库尔巴托夫《米哈伊尔·普里什文（创作素描）》，俄文版，莫斯科，1986 年，第 13 页。

夫独特的哲理抒情散文文体，都对普里什文产生了显见的影响。1919年，在罗扎诺夫去世的数月后，普里什文这样谈到罗扎诺夫对他的影响：“在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位文学家的命运中，我在叶列茨中学的老师、天才的作家瓦·瓦·罗扎诺夫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①直到1922年，普里什文还在日记中写道，是罗扎诺夫在他身上“激发起了对人类秘密的神圣景仰”^②。

20年后，罗扎诺夫和普里什文这对冤家师生又在彼得堡碰面了，前者已是彼得堡文化界的名人，后者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碰面时，不无内疚的罗扎诺夫主动拥抱普里什文，正式道了歉，并不无自嘲地说了一句：“普里什文，亲爱的，这样的结果对您也很有利啊！”^③他们后来经常一同参加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主持的宗教哲学学会的活动，还曾互赠图书，但当年的事件可能还是留下了阴影，没让俄国文坛上的这对师生进一步走近。不过，普里什文似乎并不怎么记恨罗扎诺夫，尤其是在罗扎诺夫去世之后。普里什文的藏书中有—册罗扎诺夫的《论理解》，上面没有作者的题签，却有普里什文的一则附记：“罗扎诺夫对我的忠告：离森林近一些，离编辑部远一些。”^④罗扎诺夫在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去世后，普里什文曾去罗扎诺夫的墓地凭吊。罗扎诺夫去世后，普里什文与罗扎诺夫的女儿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罗扎诺娃（1895—1975）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还从后者手中购得罗扎诺夫用过的写字台，这张写字台现藏于奥廖尔国家文学博物馆。研究者还发现，按照俄国旧历，罗扎诺夫去世的祭日（1月23日），居然就是普里什文的生日。1937年，普里什文在将自己和罗扎诺夫并论时这样说道：“罗扎诺夫是俄国文学的后记，我则是其免费赠阅的副刊。”^⑤普里什文和罗扎诺夫的关系，构成了俄国文学中的一段花絮。

普里什文少时生活中相继发生的这两件事，既是普里什文独特性格之鲜明体现的结果，也是他之后命运变迁的重要起因，这两个事件可以使我们对普里什文产生这样的深刻印象：首先，外表安静内向的普里什文，却

① 普里什文娜：《通向语词之路》，俄文版，第43页。

② 《普里什文八卷集》第2卷，俄文版，第651页。

③ 《普里什文日记（1920—1922）》，俄文版，莫斯科，1995年，第275页。

④ 《普里什文论罗扎诺夫》，载《语境—1990年》，俄文版，莫斯科，1990年，第217页。

⑤ 同上书，第196页。

始终深怀一颗渴求的、躁动的心灵，对童话般的未知远方的追寻，构成了他意识和现实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其次，将个性视为个人存在之前提的普里什文，同时也是一个宽容、善良的人。

秋明和里加

叶列茨中学不仅开除了普里什文，还给了他不得继续求学的“追加处罚”，这所学校又是当地唯一的中学，普里什文若要继续上学，只能另想办法。普里什文有一个舅舅，名叫伊万·伊万诺维奇·伊格纳托夫，出身商人家庭的他只身闯荡西伯利亚，在秋明做大了生意，成为当地有钱有势的大商人。1889年，回乡探亲的舅舅了解到外甥的遭遇，决定把他带往西伯利亚，在舅舅的安排下，普里什文于1889年顺利进入秋明实科中学。

从叶列茨到秋明，普里什文有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长途旅行，而且这还是一次朝向“亚洲”的旅行。旅途中的他可能还不会意识到，旅行后来竟然成了他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成了他创作中最重要的母题。

这一年，普里什文已经16岁。或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成熟了一些，或许是因为被叶列茨中学除名的事件使他受到了刺激，或许是因为收留他的舅舅的严格督促，或许是因为西伯利亚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如俄国腹地，总之，普里什文在秋明中学的表现像是换了一个人。毕业时，他的成绩是全校第五名，考虑到他的“品行课”因为不去教堂做礼拜而只得了三分，那么，他其他科目的得分应该是很高的。1892年，19岁的普里什文从秋明实科中学毕业，对于一位中学毕业生来说，这个年龄实在不小了。舅舅本来要利用自己的关系安排他进入西伯利亚官场，可普里什文却跑到一个名叫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的西伯利亚小城，报考那儿的工业学校农学系。这所学校不知为何没上成，于是普里什文又去往叶拉布加，以校外学生的身份通过考试，顺利地进入里加综合技术学院化学系农学专业录取。他去叶拉布加考试，就是因为那里没人知道他的“底细”，他选择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上大学，可能也出于同样的考量，至于为何学农，据说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普里什文生在乡村，他家有很大一片土地，他想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以便将来帮助母亲更好地管理自家的庄园；其次，用一种“神秘的科学”来取代信仰，取代对于上帝的信仰，

使他获得关于生活及其意义的“哲学基石”。

1893年，普里什文来到波罗的海岸边的里加。在这里，普里什文最大的收获却似乎是“专业”之外的：一是熟练地掌握了德语，因为里加所在的波罗的海地区当时还处在德语文化的影响之下，大学里都用德语授课；二是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经常参加大学生中革命小组的聚会，还动笔翻译了德国革命家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据普里什文后来称，他当时接近马克思主义，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一种新宗教，一种新的救世方式，二是将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年轻人的时尚，一种反叛现实的举动。由于这些地下活动，普里什文于1897年被捕，大学没能读完的他在狱中待了一年，之后又被流放到故乡叶列茨，三年之内禁止在设有大学的城市居住。

在叶列茨的这段时间，年近30的普里什文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他后来在自传体小说《恶老头的锁链》中很巧妙地将这个过程称为“从外在向内心的转变”，“从关于生活的书面概念向生活本身的转变”，“从朦胧的理想向个性化的创作的转变”。

初 恋

1900年，被剥夺在俄国继续就学之权利的普里什文，获准前往德国。在马克思主义故乡德国的见闻使他逐渐感觉到，变革社会的革命学说及其实践似乎并不符合他的社会和美学理想。他继续自己的专业，进入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学习农学。他的学习看来还是不太专心，他在这时迷上了瓦格纳的音乐，据说他在留学德国的两年中曾37次观看瓦格纳的歌剧《汤豪舍》。留学德国时期他生活中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他的初恋。这场迟到的、然而却十分热烈的初恋，让普里什文终生刻骨铭心，对他之后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

普里什文的初恋对象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伊兹马尔科娃也是一位俄国大学生，普里什文是通过她的女友与她相识的。这位出身贵族家庭的女子相貌和才华都很出众，但也很傲慢、任性，这使得他们两人的恋爱充满着变故和冲突，跌宕起伏。晚年的普里什文心平气和地给出了这样的“归纳”：“我年轻时那段影响了我一生的致命罗曼史是这样的：她马上就答应了，我感到不好意思，她发现了这一点，就拒绝了。我一再坚持，她

在斗争之后答应嫁给我。未婚夫的身份又让我感到无聊了。最后，她猜透了，这一次彻底拒绝了我，她就这样成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女性。我终生身背这个重负，成了一个驼背人。”^①

当时，初恋中的普里什文却没有这份冷静，被拒绝之后，他发了疯、着了魔似地在德国各地追寻自己的恋人，最后一直追到巴黎。在巴黎的卢森堡花园，两人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伊兹马尔科娃给出的分手理由，据普里什文后来在日记中说，是“她觉得他爱的不是她，而是自己的幻想”，她觉得自己“只是他飞翔的理由”。

这次失败的初恋给普里什文留下了难以了却的隐痛和惆怅，他多次在作品和日记中回顾这段既浪漫又伤心的往事。他在1905年写道：“我如此爱她，终生难忘，后来，看不见她，也读不到关于她的书信，一连四年我都在想她，有时想得完全发了疯，没进疯人院，真让我感到意外。我记得，我有一次甚至去看了心理医生，我对他说，我无法担保自己不发疯。”^②

这段恋情还有这么一段后话。

1912年，在她俩分手10年之后，已经功成名就的普里什文把自己的书寄给伊兹马尔科娃，并在扉页上写下这样的题赠：“您还记得您的话吗：我最好的东西，是的，最好的东西永远与您同在！您已经忘了吧？……我却记着您的话：最好的东西与我在一起。来自您最好东西的问候！”^③

没想到，普里什文却等来了这样一封气势汹汹的回信：

我接到了您的来信和书，但是没有立即回复您，因为您在其中一本书上的题辞让我感到愤怒。

您有什么权利把我身上“最好的东西”当成您的专利？请您相信，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我“最好的东西”一直在我身上，也将终生在我身上，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从另一个人身上夺走那不可分割的、无足轻重的、被称为“最好的”东西。一个头发已经发

① 普里什文、普里什文娜：《我们俩》，俄文版，圣彼得堡，2005年，第24页。

② 《普里什文与当代》，俄文版，莫斯科，1978年，第217页。

③ 同上书，第212页。

白的妇人难道还要为她 20 多岁时的话语和行为负责吗？岁月，鸿沟，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如果我们如今相遇，或许都认不出对方来了……^①

这一下，本来似乎还旧情未绝的普里什文也动了气，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这样几段话：

我感到很伤心，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您不理解我写在那册书上的题词。我指的是孩子们身上那种“最好的东西”，整个世界都把它当作一种无用的东西扔给了我们，扔给了我们这些幻想者、诗人和艺术家，我们又把它还给了世界。我没有从您那里夺走任何东西，仅仅取走了您不需要的东西（这东西您直到如今也不看重），并把它称之为您和我的“最好的东西”……

我说您的来信很可怕，是因为您的信空洞、赤裸，就像骷髅一样，与此同时它也是真诚的（骷髅都是最真诚的）。

如今，我希望您能理解那条“令人愤怒的”题词之含义，不过我也承认，我的意思在题词中表达得不太清楚，还很有点挑逗意味，因此我请求您把这一页撕掉。我也不再需要您的骷髅来信。但再过 10 年我还会给您写信，寄给您一本大书，那本书写的将是您，那时，头发已经完全花白、白得就像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女王那样的您，最终将明白，“来自您最好东西的问候”是什么意思。^②

从这段“后话”不难看出，这对当初的恋人都是个性很强的人，非常坚守自我的人，因此，他们当初的分手就可能含有某种必然性。还是普里什文自己认识得更清楚：“如果我和这位女性走到一起会怎样呢？一定是不幸：分手，一系列的蠢事。但是如果我们处好了呢（这会是奇迹）……不，我们处不好的。”^③ 关键在于，普里什文善于巧妙地处理初恋给他的心灵造成的冲击和伤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无法拥有

① 《普里什文与当代》，俄文版，第 254 页。

② 同上书，第 255—256 页。

③ 《普里什文与当代》，俄文版，第 219 页。